

溫疫論解

首

✕

04

F 1
才-49

醫學博士 藤田鳴鶴

醫學博士



富士川文庫

1760

醫學博士

金澤

醫學博士 藤田鳴鶴

2冊

490.9

Om-2

1

No. 3190

IA 04

明吳又可先生著

平里必突
不許翻刻



溫疫論解

全五冊

平安泰山先生解

序



在昔王莽氏者傷寒何說及溫
疫其言之支離勿所取焉已自爾
以來諸家紛歧踵起各自立言
茫誕迂譎孰知所由一矣迨明季
吳氏不可出於子古之其強扶絕代
之髓述作方滿真乃字宙之木

鐸群信之實代也文豹泰山氏卷
崇儒術兼治醫方最嗜此書乃
搜志異本校訂是正引澄談博
折理精詳令作者之思曲之傳
出嘗為門人講說也今子從旁
筆記這再這三稿本方成嗣後
必會社友更相研尋考證之所

及必語哉定而後止庶哉俾讀
者瞭然眉睫之間其業可謂勉
矣屬世為門人苦勝寫之勞且
恐生亥豕之誤謀命書肆刊以
廣其傳於戲吳氏之書每目謂
之見子今日不為証也余與文豹
氏相識者二十餘年相固臭味

以故令子時來乞序強乃多矣興
起其能振家壽且也或祖子之壽
遂濡禿等為之序

時

文政四年辛巳冬之吉

平安北尾軌長外撰



温疫方論解緒言

温疫論舶來數本アリ儀真劉敞校梓スル所標シテ温疫論云

天明七年庚寅夏翻刺ス又甬江徐文炳携李石指魏塘唐

之在武原徐展臣合校スル所標シテ温疫方論云寛政二年度

成春翻刺ス又天都黃晟校刊スル所標シテ醒鑿六書温疫

論云享和元年辛酉殊翻刺ス互ニ異同アリ按ニ徐本ハ吳氏ノ

自序アリ之劉本ハ吳序ノ外劉敞先著吳焯吉ノ序アリ之吳

氏序更テ原序ト稱シ先著ノ序標シテ重刺ト稱シ劉敞カ

序ニ此書近鮮傳技予因重為校梓云見ニ徐本舊刺尤

一詳ナリ然ニ發黃ノ條ニ愚按云此言為吳君自主之玷ト云

劉本嵌註シテ按此條必重刺者駁正之論云必寫者脱去

原文矣ト云ヘリ徐本コ註ナシ荻野氏以為細註盖係劉方舟

氏之言、是ナルベシ、疑ハ徐文炳等、駁正シテ原文ヲ刪去タルナラ
ニ、黃本ニハ、吳氏ノ原論アリ、駁正ノ論及散註ナシ、因テ黃氏
校刊スル所、原本ナレハ必セリ、今コト解、黃本ヲ王トシ、二家ノ本ヲ
以テ參校シ、勉テ文義通暢ナラシム、

黃氏校刊スル所一本アリ、コト本、廣寧年希堯ノ序跋及附按アリ、
文甚鄙俚ニシテ、卒讀ニ忍ズ、序中ニ云、多檢余所藏書、有
瘟疫辨症秘集、云、迺稍為詮次疏解、授諸梓人、トコレニ据
レバ、モト瘟疫辨症秘集、云、レカ、サレハ為詮次疏解、ト云、ト甚疑
ベシ、モシコト言、如片ハ、温疫論ハ、年氏ノ定本ナリ、異本後先出ツ
小異アリト云ヘハ、何ゾ其大同ナル、余別ニ議定スル所アリ、コレ
ヲ贅セス、然レハ敢テ自ラ是トセズ、故姑クコレヲ記シテ、後賢ノ考
覈ヲ俟ツ、

或曰、舊刻劉方舟者、校本也、頃獲一本、徐天章石臨初輩所

校、彼此對照、劉本有刪潤、徐本雖繁、燕實屬原本、ト非ナ

リ、數字數句ヲ脱スルモ、文義通明ナラズ、刪潤云モ可ナリ、統論疫

有、九傳治法條ノ如キ、明ニ二紙ヲ脱ス、豈コレヲ刪潤ト云テ可ナ

ラシヤ、或曰、蓋坊間舊刻、乃劉敞氏所擅、改竄多失、作者意

ト亦非ナリ、皆善ク書ヲ讀ザル者ノ言、予又コレヲ推ニ、吳氏著述

崇禎壬午ヲ以テ成ル、明年癸未ヨリ、適天下騷亂、是歲ヲ拒

ク、二十九年、永曆辛丑ニ至テ、明ハ、想ニ此書、鑄版兵火ノ為ニ焚

滅ス、劉敞ガ序、刻、康熙己丑ニ至テ、實ニ六十七年トス、吳始士ガ

序ニ、凡物之顯晦升沉、各有數焉、以憑之ト云、又迄今垂百年、

豈無知是書者、世無傳書ト、正ニコレヲ云ナリ、因テ知ル、劉敞校

粹スル所ノ本、斷簡脫誤、劣ニ傳ル所ニシテ、完全ノ物ニ非ルヲ故

二先著カ序ニ吳氏殘篇復出於斯時一云、以テ徵トスベシ、
徐氏黃氏ノ本、疑ハ劉敞校梓ノ後ニ出ヅ、蓋ソク完全ナルヲ以
テ、重テコレヲ刺スルモノナラン、コレ予ガ黃本ヲ主トシテ、疏述スル所
以ナリ、

四庫全書總目ニ、溫疫論ヲ載テ云、其書不甚詳、似隨筆劄
録而成トコレ信ニ然リ、諸城劉奎溫疫類編ヲ著シ、細々辨訂
ス、然凡其說亦純謬ナキヲ能ク、本論間在ヲ矯テ正ニ過アリ、
立論ノ粹、駁ハ姑ク論ズル所ニ非レ、類編ヲ採擇シテ、讀者
ノ考、鑒ニ備ス、寸長尺短、拘泥セズシテ可ナリ、今コレノ解、初學ヲレテ
速ニ文義ヲ領悟セシメ、一ヲ要ス、故ニ解義麗襍ニ涉アリ、亦
一序ノ波、安心、若夫察證處劑、自ラ神機、止月繁アリ、筆舌ノ
盡ス所ニラズ、善讀者ノ行、繹ニアルノミ、

平安一老鑿アリ、疫論ヲ著ス、立論層淺、固取ニ足ラズ、一老鑿難溫
疫論ヲ著ス、ソノ開卷第一義ニ謂ラク、吳氏疫ヲ治スルノ法ヲ述バ
疫ヲ防ノ法ヲ述スト、乃諸書ヲ搜索シテ、疫ヲ防ノ方ヲ若干首ヲ
攀、且醫書ノ説ハ大火ヲ城中ニ焚テ、其氣ヲ避ノ法ヲ載ス、互詳
悉遺ナキカ如ク、凡、吳氏ノ説、諸家ト異ナリ、正氣ノ稍衰モコレニ感
ズ、コレ預防ハ正氣ヲ衰シメザルニアリ、若其年ノ氣来リ厲ケレバ、強
弱ヲ論セス、コレニ觸モノ即病、コレ藥物ノ防バキニ非ズ、蓋吳氏思サル
ニ非ズ、諸書載ル所ノ方、取ベカラザレバナリ、コレ方柄、鑿、凡、又大火
ヲ焚ノ法、理當ニ然ベシ、サレ、其、鑿、生ノ力能スベキニ非ル、凡、無用
ノ辨ナラスヤ、論語ニ、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凡、見ヘタリ、周禮
夏官ノ方、相氏ニ出ツ、本邦ノ古モ、近衛、次將及大舍人寮ノ諸官、
振子ヲ率テコレヲ行ヒシ由ナリ、コレ上ノ政ニ關ルコトナレバ、亦鑿、生ノ議

ズベキニ非ス、其餘區々立言、一モ取ニ足ラナシ、近ゴロ又温疫反案
 ナルモノヲ得タリ、コレヲ閱スルニ、其言極テ狠愎ニシテ怪說ヲ治メ、琦
 辯ヲ弄ス、輕浮ノ子弟或ハコレ眩惑スルアリ、予別ニ反案駁ヲ著シ
 テ、コレヲ存久大抵治療ノ道、古今ナシ、必效ヲ得ヲ貴ズ、豈詞章
 ヲ玩者ノ字ヲ摘ミ、句ヲ攻テ、實用ニ裨ナキ、輕薄ノ徒ニ倣ヤ、若
 夫博古ヲ術テ、琦辯ヲ弄セシトナラバ、風流文字ノ上ニ於テセヨ、
 近世醫學浮華ニ趨キ、陰陽五行ヲ駁シ、動輒ニコレ古義ト、
 宋元以降ノ書、見テ仇讐ノ如シ、不知ソノ主張スル所陰陽五
 行ノ空論ヨリモ害アルヲ、濟世ノ志アル者、宜ク戒ムベキ所ナリ、
 予依テコレニ附記シテ、蒙醫學ニ告ク、

諸本各序アリ、雞肋ニ似タリ、云ヘ、採輯シテ卷首ニ收ム、諸本ノ
 異同ヲ考ル所以ナリ、ソノ吳氏ノ序、諸本ヲ比較シテ同異ヲ註
 シ、其大意ヲ畧解スル耳、學者本篇ヲ熟讀セバ、自ラヲク々ナ
 ラシ、操觚ノ勞ヲ厭ニ非ズ、

文化庚午之秋、平安霧隱居士、瘦影書堂ノ燈下ニ述ス、



文出東于... 其大意... 凡學... 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

醒鑿六書瘟疫論引

徐本温疫論自序ニ作ル劉本温疫論原序ニ作ル

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
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
舌迄今從未有發明者

瘟疫諸本並ニ温ニ作ル下皆同シ言ハ瘟疫ノ病ハ風ヲヒキ寒カイル暑

ニアタリ湿ニソミタル類トハチガヒ天地ノ間ニ別ニ一ニチノヒ氣アリテソレニア
テラレタルモノニテソノウツリテ発スルニ九品アリコノ九品ヲ分別スルヲカ疫
ヲ治スルニ於テ肝要トスルヲニテ甚タムツカシキガアヒナリシカルヲ古ヨリ
今マテコノ次第ヲ明ニ説キイタシタル人アラズ

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
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

法與瘟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瘟疫證則甚畧之是以業鑿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

其於劉本於字ナシ則甚徐本劉本而甚ニ作ル屠龍ノ莊子列禦冢篇ニ出ツ屠ハ俚語ノ料理ス屠ノ龍ヲ料理ス屠ヲ字ヲ其藝成就シ屠ハ龍ハ常ニ有モニ非サハ人一生ニ度モ用ル片ノナキヲ云フ指鹿為馬ノ史記秦二世本紀ニ出ツ趙高カ鹿ヲ引出シテ二世皇帝ヘ馬ナリトテ獻シタルコトニ假テ時疫ヲ見テ傷寒ナリト云フ名實ノチガヒタルニ喩フ言ハ仲景傷寒論ヲ著スノ法ハ始メ表ノ太陽陽明少陽ト傳ヘ或ハ少陽ニ陽ノ竟テ裡ヘ傳ルト云フ述ブ甚ニ詳ナリサレルコトハ

風ヲヒキ寒ガイリタル等ノ為ニ設タル法ニテ瘟疫ノ口鼻ヨリ入テ始ヨリ半表半裡アリテソレヨリ或表或裡或表裡分傳ナト云九品ノ傳法アルトハ大ニチガヒタルコトニテ詳ナリトテ疫ヲ治スルノ用ニハタスソレヨリ後ヒキツキテ論五六十人ハカリノコトニテナケレ屠面々イロクニ云ルルルナ傷寒ノコトニ辭ヲ費ヤシ瘟疫ノコトニ於テハコトノ外ニ畧シタルコトニ云フニ醫師ノヨミオボヘタルル如ノ書物イヅモ皆傷寒ノコトニカリテ修行シタルモノニテ直ニ病人ニ向テ見レハ多クハ温疫ノコトニギレモナキ傷寒ハ云フモノハ百人ノ中ニ一兩人モナシコト龍ヲ屠ハ屠ヲ字タルモノ其藝手ニ入タリトテ用カタノナキト同シコトノ瘟疫ヲ瘟疫トハヒラズシテ傷寒ナリト云フハ鹿ヲサシテ馬ナリト云フニ同シヤウナルコトナリ

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瘟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

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層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

藥亦劉本藥而作言吳氏初諸家之云所春夏秋ハ瘟疫ニテ傷寒ハ寒氣ニ傷ラルハ必ス冬ノ内ニアルモノトオホヘ居タリシカ年久シク病人ヲトリアツカヒトリシズニ春夏秋ハカリニテナク瘟疫ハ冬ニモアリコレ天地間一種ノ異氣ナレハ冬ハカリ行ハズハナシサテツノ冬ノ嚴寒ニアタリテ傷寒ナルモノヲトクトシルニ頭疼身痛等ノ證ノ太陽ハフニ似タルモノ六七日モステオキタルアレハ少陽ヘ傳ルハ陽明ヘ傳ルナトノヲナシイツモ発散ノ藥ヲ用レハ一ト汗ニテ解ス中ニハ

藥ナクテモ自ラ解スルモアリ汗スヘキニ汗ヲ発セストテ發黃譫語ナドノ證ヲ出スハアラズレカレハコレニ根ニ入タルニテハナクカルキ感冒ノ病ハモノニテ真ノ傷寒ニテナレコノ感冒ハモ傷寒ハモイヅレ風寒ニアテタルナレハ傷寒ハ重ク感冒ハ輕キトノチカヒアリツルハ感冒ハ多クシテ傷寒ハハアルコトナリ

况瘟疫與傷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絶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疫之證仲景原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亦係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瘟疫論未必不

由散亡也明矣

或謂コノ言王安道カ渾回集ニ見タリ亦保徐本劉本乃称

ニ作ル瘟疫論徐本劉本論ノ上ニ之字アリ言ハ瘟疫ト傷寒

トハ傷寒感冒ノ殊ナル輕重クラヒコニテナン天ト地トホトノ違アリ

今鹿ヲ鹿トシ馬ヲ馬トスル如クコレハ瘟疫コレハ傷寒ト明ニ分テ三

レ多ハ瘟疫ニテ傷寒ハ甚タ希ニ然ニ仲景ノ以為ルハ傷寒ハ急

病ナレハアテ、治ヲソコナハト死ニ至ルコト多シト因テ論ヲ作テ天下

後世ヲ濟タルナリ仁心ナルコト云ヘシサリナカラ傷寒ハカガ急病

ニテハナシ瘟疫モ亦急病ナリ傷寒ノ以キ病ヲサヘ尚手アツク治

法ヲ告ク瘟疫ノ多キコトハ傷寒ヨリ百倍ナルニ又テコレヲ論セス

シテ置ニ忍ヒヌハツナリ或ハ瘟疫ノ仲景モ別ニ論ヲ立テカカレタ

コトナレト年ヲ歷テ久ク傳リタルコトハ世ノ乱ニテ兵火ニヤケ亡タルナリ

トモ云フソノ傳リテアル傷寒論モヤハリ散亡シタルノ餘ナルヲ晋ノ王

叔和カ撰次シテ仲景全書ト称シタルハアヤヌケノセヌコトナリ然ハ瘟疫

疫論ハ散亡シタルハ明カナリ

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

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

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治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

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

有治之太晚、服藥不及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

失叙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

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

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

勝計、

因有徐本劉本因而作ル不及期徐本劉本不上二有字
 あり亦有云云死者徐本劉本コノ十三字ナシ計劉奎本紀
 作ル言ハ崇禎辛巳ノ年疫氣大ニハリ山東浙省南直北直
 地ハ病者尤モ多ク五六月ニナリテイヨク其シク屋ウチコトクウツ
 リ病アリソノ始ノ発スル片醫師ミナ誤テ傷寒ヲ治スル法ヲモチ
 ヒテ疫ナルヲ知ラス故ニ輕キハ重ク重ハ殆ニ至ル或ハ病家傷寒ナ
 レハ七日ニハ愈ユサモナクハ十四日ニハ必瘳ト云フキハツリシレニヨリテ治ヲ
 受ズ七日十四日ニナラヌ内ニ歿スルモアリ亦治ヲ受モ太タオソクナリ
 テカラ服シタル藥ナルニヘカトカズシテ死スルモアリ或ハミダリニスルトキ藥
 ヲ用ヒ攻ヘキヲ補ヒ補ヘキヲ攻テ攻補ヲ用ユル場所ヲトリハヅンテ死
 スルモアリ或ハ醫師ノ見通シ未熟ニテ決着セス臆病ヲ生シ手ツキ
 療治ヲセス急ナル證ニスルキ藥ヲ用ルニアヒ緩藥ノコナレハソコニテ

害ハ見ヘサレ長引テ遂ニハト死スルモアリ人ナニミナコノヤウナルナリ
 只感ノ輕キモノハミダシモ仕合ニテ死セヌモアレハ重力上ニ治ヲ失スレハ
 死スレキモノ、死スルニテ數モハカラレヌナリ
 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原無明論是
 以投劑不効醫者徬徨無指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
 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不死於醫乃死於聖
 經之遺亡也吁千載已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
 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
 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於左以俟高
 明者正焉

原徐本劉本不ニ作ル爲徐本劉本之ニ作ル言ハ嘆スヘキト古法

ノニヲ守リテモ人テアル所ノ病ニ合ヒヌアリ然ラハコノ所ニテ精密ニ心

ヲ用ユヘキナルヲ古書ニモト明論ナシトテソレヲ簡疎ニシ深キ吟
味ヲモセス故ニ劑ヲ與ハテモ効ナシ効ナケレハ医モウロタヘテシヤウモ
ナク病者ハ次第ニ危クナル容子大切ナリトミレハ種々ニ方ヲカヘ様
々ト加減ヲナス遂適中ノ切ナクシテ死スルニ至ルコレモト病ニテ死スル
ニテハナク医ノ拙ナルニヨリテ死スルナリ医ノ拙ナルト云ハ聖人ノ説玉ヘル方
論ニトリノコシタル所アルカ又ハ其書ノ亡タルユヘニテクナレハ医ノ拙ニ死
スルニテハナク聖經ノ遺亡ニテ死スルト云モノナリ方論ノ古モノハ仲景ノ
述ル所ニ如ハシソノ傷寒論已ニ前ニ云タル如クナレハソレヨリコノカタ非
命ニ死スルモノ幾ト云フヲ知ラスイカナレハ生民カクノ如クノ不仕合セテ
吳氏謙遜シテ云吾固陋ナレモ心ヲシツメ理ヲキハメテ瘟疫所感
ハイカナル氣ヅ又人身へ受ルニハ何レノ所ヨリ入テ何ノ処ニカッセル
ソト云フタシ又其発シ傳変スル所ノスカタ平日用試テ驗アリレ方

法トヲクハシク集記シテコ書ヲ成タリ世ニ高明ナル医モアルヘシコノ
論ノ是非ヲ正サンヲ疾ツト

旨

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書於淡淡齋

崇禎壬午ハ 本邦ノ寛永十九年ナリ今文化庚午ニテ
百六十九年ナリ

今天保八丁酉四月瘟疫流行

崇禎十五壬午本邦寛永十九年ナリ今天保八
丁酉マテ二百一年ナリ

百六十次半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崇熱十五

醒鑿六書瘟疫論上卷目錄

原病	瘟疫初起
傳變不常	急證急攻
表裡分傳	熱邪散漫
內壅不汗	下後脈浮
下後脈復沉	邪氣復聚
下後身反熱	下後脈反數
目證數攻	病愈結存
下隔	注意逐邪勿拘結糞
畜血	發黃
邪在胸膈	辨明傷寒時疫
發斑戰汗合論	戰汗

自汗

盜汗

狂汗

發斑

數下凶陰

解後宜養陰忌投參朮

用參宜忌有前後利害之不同

下後間服緩劑

下後反痞

下後反嘔

奪液無汗

補瀉兼施

藥煩

停藥

虛煩似狂

神虛謔語

奪氣不語

老少異治

妄投破氣藥論

妄投補劑論

妄投寒涼藥論

大便

小便

前後虛實

脈厥

脈證不應

體厥

乘除

神農詩話
東晉以真治
和營不敷論
前對虛實
神農詩話
東晉以真治
和營不敷論
前對虛實

醒鑿六書瘟疫論下卷目錄

雜氣論

論氣盛衰

論氣所傷不同

蛇厥

呃逆

似表非表似裡非裡

論食

論飲

損復

標本

行邪復邪之別

應下諸證

應補諸證

論陰證世間罕有

論陽證似陰

舍病治藥

舍病治弊

論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支體浮腫

服寒劑反熱

知一

四損不可正治

勞復

食復

自復

感冒復疫

瘡疫兼證

瘟瘡

疫痢兼證

婦人時疫

妊娠時疫

小兒時疫

主客交

調理法

統論疫有九傳治法

補遺

安神養血湯

係勞復食復自復條後

疫痢兼證

小兒太極丸

係小兒時疫條後

正名

傷寒例正誤

諸家瘟疫正誤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劉本序四首

刻溫疫論序

溫疫論二卷明李吳又可所著也又可氏者余未詳其傳今觀是書非甘糟粕之徒持論確乎固有呀見本癘論邪着募原之語演長沙溫疫之論徵諸當時盪摩相成以作是書叛覈溫疫與傷寒淵源懸絕治法亦異嚮猶涇渭初別清濁不混乎實蕩滌千古之蔽排拓百家之惑更視溫疫之新面目噫微又可氏天在亦不鮮矣然間有力詆過實夸言紊真於于矜張未能無憾乎完璧也苟非善讀者恐泥矣如東垣脾胃痼戴人吐法癖偏一難周乃建言家之常病所難得而免焉然道整事不戴二子者幾希矣守常義

違變者反為建異幟迷人中原也至于若取捨長沙
之論則猶未盡長沙者也然見長沙如又可氏亦不
數人矣今刻成公之世令天下莫未愈之疾疫則天
根疏廟豈不避舍乎哉余每臨斯疾未嘗不憶斯書
云
明和己丑夏四月北陸荻元凱識

序
天下多有事形相類而其理各為一途者如人身之
疾病為尤甚古人之書不無貯遺賴有後賢深思而
明辯之親驗之於行事而復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後
世則其功鉅矣明末吳又可先生以溫疫一證舊無
成法亦鮮明文著論一卷謂溫疫與傷寒相類而分

途條分縷析詳哉言之予嘗攷之於經傷寒本傷於
冬時嚴冷之氣當其初起雖主用麻黃桂枝猶不得
槩以治直中之熱藥治之傷寒且不得槩以熱藥治
况以春溫夏熱與夫非時不正之氣感而為病者而
可槩以治傷寒之藥治之乎又况疫癘穢亂之氣受
之口鼻而不受之於經類於傷寒而實別於傷寒者
乎近世治病者不分六氣不審時疫一遇外感輒曰
傷寒其有投寒涼而愈者則曰陽經傷寒其有投溫
熱而愈者則曰陰經傷寒獨不思投寒熱溫涼而不
愈者又將何說之從乎其或有愈者要亦暗合病機
使然而非必皆屬於傷寒是何習而不察悍然而不
一用其疑也且夫傷寒之病人各受之溫疫之病千

百人傳之為害更烈方書所載有十神湯普濟消毒
飲人參敗毒散等方不過清熱散邪未聞有專主於
下者喻嘉言先生論溫疫至精而方治未及且其邪
氣之踞於募原浮越於諸經潰而入胃亦未有若此
書之隔垣而畢照者也余自束髮後事於鑿開卷動
多所疑或質諸師友或印諸古人之書必得之釋然
而後快後見此論反覆玩味知其灼有所見可補前
人之未逮雖其中亦有矯枉過正不能無疑者如云
臨證悉見溫疫傷寒百無一二又如達原飲以解初
起之邪遽用峻猛之藥似未可盡泯然表裡先後次
第釐然凡確信於心以之如法施治即未有不投之
而立効者也向有顛倒魚文竄以臆見另立書名擬

為己有則大失作者之用心矣今歲時疫流行而此
書近鮮傳板予因重為校梓以公之世之有心利濟
者是論行溫疫明而傷寒益明即謂吳氏為仲景之
功臣亦可耳

康熙己丑仲夏中浣儀真後學劉敞方舟氏謹識
重刻溫疫論序

溫疫為病至重也昔鮮成書方治闕如明末有吳又
可者獨能有見於此著論二篇反覆推明謂與傷寒
分途制達原飲以解其初起之邪其所主用惟在下
之一法甚有一下再下三下者驟閱其論人或未免
驚疑然細按之條分縷析非鑿空之談亦非孟浪之
施也惜其流布未廣知之者甚少儀真劉子方舟業

鑿早成心虛而好學既獲是編向之有疑於中者
如冰釋因思重為鈔板以公諸同輩知余喜論方書
特出是編以相質且索數言以弁之夫溫疫者傷寒
之別也自有傷寒論以來千數百年塵埋榛塞近人
有稍知討論者喻氏尚論篇方氏程氏前後條辨其
著者也皆醜詆叔和自矜所得然皆誤認三陰經之
即是裡於三陰條下諸證治未免回惑於心鮮所發
明喻氏剪闢之功有不誣方氏程氏特多亂道一時
宗之者頗眾以致開口即云三陰雖燥石流金之際
出手輒投薑附遇有藥之而效此則別有所因而鑿
者居之不疑自信愈篤有識者但從旁竊憫之今吳
氏殘篇復出於斯時急將有可救正之機歟夫謂仲

景不為溫疫立論者非也謂仲景原有溫疫方論年
久而失之者亦非也昔王安道欲分傷寒論之半以
屬直中不知直中之病雖危亡頃刻然一於寒而無
熱不似傷寒之傳變倏忽安道但用以治直中而效
耳其實仲景不為直中立論也喻氏鑿門法律中易
直中之名為中寒亦知安道所矜張者蓋是傷寒論
外之一事耳今吳氏之於溫疫可謂發揮無餘蘊矣
然折衷而論亦祇是疫耳溫之一字原可不設云瘟
則贅疫是疫則亂溫特從俗所稱並舉之觀其卷末
正名之意及論中後半但稱時疫可見疫之首尾證
雖多端亦但是傷寒論中之一治觀其主用之方不
越於大小調胃三承氣而所引發熱而渴不惡寒者

為溫疫則疫之綱領已括於論之一條詎能有出於仲景範圍之外者而更何憾於疫論之有無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以其鬱陽而為熱當其邪在皮毛固是寒邪傳至於裡則純為熱邪矣是以燔灼真陰煎熬津液不得已而用下耳而疫之始終為熱者與斯相類但謂其邪伏於募原初發即在半表裡間而兼有三陽證者是其熱淫之氣浮越於三陽經能顯其經之病當隨其經而治之此則吳氏卓越之見發前人所未發至云治瘟疫二三百人纔遇二三正傷寒治正傷寒數百人總遇二三真陰證及乎誤汗誤下屢汗屢下絕證全見此時峻補尚恐不及而猶以補為戒以參為慮此則所見未達在善讀書者自權

衡之使來者獲奉斯編以後事既知有冬月之正傷寒又知有三時之感冒今復知有四時之疫氣與夫一歲之中非其時而有其氣與至而太過不及者皆能為病既知四時正令不病之春溫又知至而為病之春溫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之溫而疫可連溫之名溫決不即是疫則曉了明辨左右應之而不眩譬之泛海已有針車復何憂方向哉時己丑夏四月望後蜀人先著序

序
凡物之顯晦升沉各有數焉以憑之非可強也時之未至而急欲炫之雖君相操其必達之權而不能使之遇及時之既遇一匹夫肩之莫禦矣嗚呼書蓋

其一端也。哉吾家又可先生當明季時疫氣盛熾遂以活人心運格物智探原溯流準今酌古經緯于丹溪仲景間著為是書書成二豎將無遁形前古以來未有之專科也。迄今垂百年豈無知是書者世無傳書書亦未經人讀世之苦于斯病者不知凡幾矣吾友劉方舟先生得是書而慨焉將以付之梓人公諸同志吾知工竣之後家誦而戶習物無天札民不疾厲躋斯世于休和樂壽之域以勲太平之治者豈僅小補焉已耶。劉君之德自此日溥矣。然亦又可先生著書之本意也。予樂得而贊成之。

康熙己丑夏五月天都棘人吳焯吉尚中氏撰

醒醫六書溫疫論序

古之鑿以實學行道而濟世今之鑿以不學謀利而肥家即其立心已君子小人之迥判矣若世俗之鑿則罪有尤甚微獨不通方書並不知脈訣指下胸中茫然莫辨又安能辨病之經絡耶更有不但不辨藥性而並不識藥品惟牢記涼者凡某某味煖者凡某某味以及某形者為某味某色者為某味某臭氣者為某味而已至於孰為道地孰為精良一無所據而敢於懸壺入市者總欺世人不讀鑿書不講鑿理不參鑿法茅就時俗之聞見因友朋之表揚遂忘其藥為刀鋸而殺人如艸菅矣余昔奉命撫茲粵東甫抵任即聞鑿者庸劣而多傷人性命者猶未之遽信也未幾家人病形瘦而神旺體作熱舌生胎此實症

之互下而汗解者，鑿以為須溫補，及不效，更加參附，不數服而死者，此其一。繼而欽差某官至粵，輒病。此北人而感南方之疫氣，互下而解者，越數日，病益劇，余差人視之，見其口燥語謔，舌胎黑而生刺，此疫毒固結，生熱熱極，反兼水化故也。非大劑急下，不能拔病回生。而鑿謬為陰症傷寒，輒用桂附等藥。余見方即差人徑止，勿服。服必大誤。詎伊家人不信，竟以此藥進，而某官即於是夜斃。後有關吏病，乃時疫也。宜下宜汗者，而鑿以吏年高，用補劑，以致毒氣內閉，擁塞垂危。後明者診之，詢其所服湯劑，惟有頓足長吁，不可以藥救藥。此輕用補劑以殺人者。又其一。適家人雙目赤腫，頭暈胸滿，此瘟疫也。鑿不以為瘟

疫，而以為火眼，竟用大涼之劑，服之愈加昏瞶悶塞。賴明者診之曰：如再加涼劑，命必休矣。急用達原飲一服，便減。繼以兩三服，全瘳。甚矣此僕之得生，幸早遇明者也。然而天下之鑿，其術類乎此者，比比而是。既未由家喻而戶曉之，爰檢余所藏書，有瘟疫辨症秘集，詳讀熟玩，益信向之所以病而輒死者，皆庸鑿之殺之也。迺稍為詮次，疏解授諸梓人，刻成印布。凡鑿給以全卷，願熟讀而詳究焉。其亦知汝前此之誤，殺人而憤不自覺乎？其亦知今此之對是書而慙為內悔乎？其試依其脈訣，審其病症，按其節氣，而斟酌慎重，以用藥乎？其細察表裡虛實，陰陽寒熱，主客緩急，了然於心，了然於指，不復任情率意，妄施參附乎？

果尔則庶幾以後此救人之功補前此殺人之過雖謀衣食成家產而寸心不欺者鬼神可恕也倘仍自以為是以人之性命為兒戲縱倖逃於王法而能道於冥誅哉是以不憚叮嚀告誡而復為之序廣寧年希堯偶書

偶齋云驗舌之法再四申明幾於舌敝脣穿其如時流之不察何茲更不憚煩而再為之辨證凡瘟疫症其舌胎先白儼如敷粉邪淤到胃始見黃色當下失下然後見黑其胎必厚或生芒刺或焦或硬審知熱邪之淺深津液之枯潤對症施治無不應驗凡病舌上皆有浮薄黃胎或如腐乳皮或沉香色蓋綠有病之人飲食少進胃氣薰蒸舌必黃色終不似瘟疫症

先白後黃或中黃而傍仍白色或中黑而但有黃胎厚刺并脰其脈不沉不浮中按獨數也若但見舌上黃色薄胎便指為疫症輒用承氣三消等湯下之傷人元氣輕則致重重則致危艸菅人命充塞冥途予故諄諄奉勸凡欲業此者必須先讀仲景河間東垣丹溪諸家及王氏之證治準繩喻氏之醫門法律用工既久更得是書然後知傷寒瘟疫之異內傷外感之由無不得心應手近時業此道者並未留心諸家忽得是書亦不察脈辨症但見舌上黃胎不論是否輒用三消承氣等劑下之投藥不應以為按法施治而病不瘳反疑是書之有未盡也徒看是書不能知是書之旨總由平日未得參考諸家之故耳今春予

署中一手藝人患惡寒發熱身痛嘔惡延醫治之用
枳朮山查等劑氣之味又以導赤柴胡等劑治之反
劇又更一醫見其舌上黃色而身仍痛即用三消飲
二劑病者日夜呻吟痛苦煩而不寐見胸前微有紅
點便指發斑遂欲作斑疹治療適明者至而診視之
乃感風寒所致與九味羌活湯一劑而外症悉解惟
胸膈痞悶不思飲食乃從前外感未解誤用下藥及
剋氣之劑故也如有人參用之即愈如無人參靜養
數日元氣復則思飲食矣果三五日之後即思飲食
而愈又子孫羊甫十四今春因冒風寒舌亦黃胎子
與參蘇飲三數劑而愈其餘不可枚舉可見凡病皆
有黃胎若不細為分別認症不明殺人如反掌予故

於卷末詳書以示戒云尔

附按

甲午冬余榻於某家一老婦呻吟痛苦徹夜不輟曉
問其故云自河間來於途中忽得此證喘嗽汗淋者
昏無所知便秘不行已經月餘王翁與伊夫皆謂其
無生理余憫而診之其脈浮沉俱無中按洪數兩寸
將絕為之苦思半夜不能名為何證次日平明復診
良久亦如之又閉戶揣摹竟日妄擬之曰脈結于中
得母有何邪氣填塞胸膈耶否則何絕食一月而不
死也遂放膽以擯擲為君洪數閉結非寒可知佐以
清涼之味因老年辛苦之人瘡病纏身日久加以生
薯山藥熟地當歸服之至三更二便通利識人索食

矣越三月始見此書頗有千慮一得之喜
 一少生素弱屢患喉痺幾瀕千危今歲元夕後疾又
 作兼有外感狀余診之並驗舌審證曰此瘟疫傳表
 而未入裡也但脈不應指宜達原飲加三陽經藥仍
 須入參一錢助驅邪發表之力服此併喉痺亦可隨
 之而消矣服後表證悉除喉愈腫痛察之則知去參
 一錢也次早易一方其家又潛減參五分晚易一方
 又祇用參担喉倍腫痛更危於昔屢刺之不潰余細
 度之表已解無下證脈亦和便亦利此分明瘟毒結
 手喉間氣弱不足以驅之耳予力言非參不可仍用
 一錢迫令服之頃刻喉腫自潰膿血甚多臭惡逼人
 此瘟毒之可驗者時十八日也不然縱倖而瘥又不

知延綿幾何日受無限痛苦矣能神速如是耶石
 門橋一庠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余二月
 二十六申刻過其門生無涕跪求言病勢危亟入室
 診脈驗舌知瘟疾失下也幸脈上有神乃重用硝黃
 見生有難色曉之曰令堂津液殆盡矣服此可保回
 生耽遲大有可慮明早余停車前途候子報我佳音
 且方內用熟地二兩熬汁煎藥正為保護老人元陰
 以助藥力也甫二鼓大泄二三下而安諸恙頓除
 按二證一脈帶陽虛故用人參一脈帶陰虛故用熟地
 黃如論瘟疫本證大忌溫補熟地黃誤用猶可如邪
 一傳裡人參在所必禁慎之慎之
 任丘一室女弱證經年至春甚劇病按連篇余診後

以按擲還伊父曰此瘟疫也何庸多按為再驗舌色
 及參瘟證中所應有者一七而遍身疹出 秋友人
 一館僮水瀉已二十餘日謔語絕穀狼狽不堪胗知
 瘟疫舌胎芒刺可據竟用硝黃夜半大泄一次而愈
 瀉亦頓止二日餘瘟復見于證更下之而痊 按二
 證一雖久病見瘟則專治瘟一雖久瀉有毒則仍攻
 毒倘一猶豫即俱失之矣
 五月初四日有患腹脹垂絕者兼足痿而喉嚨給二
 方以姑試之初七日來求治云已回生矣及至而胗
 之脈忽現瘟象隨用擯抑大黃以解之清養數日復
 理前證而起 近遇一患喘症者已二十餘年每秋
 冬必大作殞具屢辨余與一七而減與再七而息甫

隔二日忽感瘟氣一宿而表裡盡傳治以三消飲加
 減一七而安 按二症治本病時俱用參桂及至染
 瘟只得掃除前見舍本治標但原方中有太苦寒者
 酌改之或加本病所宜清涼之味以兼理之亦一變
 通法也

有新婦經過期不行嘔吐惡食家以為娠因久痢有
 寒熱喘嗽諸證來謀保胎之方胗之曰脈無和緩活
 動意何胎之有但覺滿指瘟氣耳即令直胎解毒便
 是安胎良法况初起惡寒手足俱冷舌胎宛然又奚
 疑乎依方療之不日愈 一小兒發熱家疑為痘余
 曰手涼過掌非指稍冷又非中指獨冷且脈不滑數
 耳熱眼乾皆無痘徵復見其舌白胎已滿用達原飲

四分之二諸病如失。按二病雖顯有可憑向非獲此異書亦未必不向胎痘門類中摸索矣婦人小兒古稱難治每見專門婦科兒科者用藥多依樣葫蘆否則又妄行剝削皆非所以全嫩弱之軀也數按之外尚多隨手奏效者無庸多錄然皆吳先生之仁術遺惠後人毫不取貪為己功也噫余于鑿願學未能並不以懸壺為業且日惟杜門性好避俗自得是書常以未得傳世為憂今而後海內仁人君子見此編者轉相傳布功豈小補哉

今秋一婦染瘟鑿以傷寒法治之後至張目閉口不省人事改用風藥而痰聲隨起余往視之棺殮悉備矣聞藥罐內尚煎人參一兩附子五錢余曰此非必

死之證何苦以毒藥殺之然非放膽重用大黃不能救始與八錢蓋恐多用而遇阻之者反少活一命俟其立刻見效再進無難也乃翁欣然受方而阻之者衆竟至不起同時一婦染瘟鑿如前法治之亦至張目不語又加風藥而未服余曰外證雖同虛實迥異非人參不可衆皆默然而救人念切姑用滋陰藥一大貼以潤其燥其家進以少許繼聞其後日用硝黃不輟遂殞按前一證欲用大黃者感瘟不遇經期且戴眼面赤手足熱便久閉身如泥塑真實證也後一證欲用人參者感瘟恰值經期之第三日血室虛瘟乘而入况眼珠轉便不結面不甚赤身能反側尋衣理線不休真虛證也人參大黃易地而施則兩

命俱活矣。乃一死於實實，一死于虛虛。惜哉！今人病至不起，多委之于數。余嘗曰：數之一字，非醫家所宜言。使醫亦委之于數，則軒岐聖人何事刺刺不休耶？如二症者，有生機而終致之死，謂為數中人，或者近之。

一婦素虛損，於八月初旬，感瘟，誤服補劑，以致飲食並絕，晝夜嘔吐，已一月餘。余審其狀，知內多積熱，以三消養氣合酌與之，嘔頓止。二便通熟，睡至曉，飲食並甘。余囑其米飲，以小酒鍾進，漸次徐加米粒。又以黃龍湯製丸授之，不意肥甘煎煇，生冷恣意而啖，其病屢復，延至十月，癰痿不起，腹腫如吹，二便不通，昏迷無知，氣至垂絕。余切脈審證，其應下者仍在，投養

氣一點，便通。少甦，十數日後，脈轉洪長，但浮分不起。此裡通而表不能達也。投白虎一點，汗疹俱出。四日後，投舉斑一點，因骨瘦如柴，大肉已脫。三方內俱用熟地二、三兩，人參數錢，更察其經多邪熱，照原方，少為變化。三日後，過診竟大半回生矣。又囑其以熟地人參為丸，頻頻進之，因仍渴，以小米粳米清飲，二鍾不時溫而與之。但惜其危篤至此，食物終不節制，其保全與否，尚未可必耳。噫！如此人者，幸而得生，實藥之功，設有不虞，非數之過。錄此，普勸養生者，百凡珍重，幸自愛焉。

一、此論中、以「氣」為病之源、而論其傳變之理、其言最為精切、蓋此論所論、乃瘟疫之病、其起也、由於天地之氣、不調、而感於人、其發也、由於人之氣、不和、而感於天、其變也、由於人之氣、不和、而感於地、其愈也、由於人之氣、和、而感於天、此論之精、在於此也、

總評

劉奎瘟疫論類編二讀論要言十六則アリ今テコノ書ノ本文
 彼ニ從父故訂正削除例ハ省テ録セスソノ餘ヲ抄節シテコレヲ
 出レ改テ總評ト云フ

吾聞詣造其極之為聖、而聖亦不一焉。故伯夷為清
 聖、柳下惠為和聖、張芝為艸聖、而杜工部則為詩中
 之聖。凡以云詣其極也。又可先生其殆。瘟疫科中之
 聖乎。以余所見醫書中、談瘟疫皆言焉而不盡。語焉
 而不詳。甚至支離怪誕不可枚舉。未有及又可瘟疫
 論之中、正精微者。所當奉為準繩。師範。慎毋被他說
 所誤。

瘟疫論即尊之為經、當亦無愧。彼鳥獸蟲魚艸木山

海稱經者未可更僕况是書精言確論皆發前聖所未發洵堪木鐸宇宙寶筏群偏者乎然以論稱其習已久茲姑仍其舊以俟來許其實是書真堪與素問靈樞鼎足千秋矣

又可先生卓識偉論真乃別絕古今獨闢蚕叢誠瘟疫門中字字金針無可訾議

又可先生駁經論中冬傷於寒春必病温等說入精入理真乃不刊之論我輩同道定當遵守萬勿薄今人而愛古人也

瘟疫論真為宇宙間最有用之書如仲景傷寒論頭緒繁多猝難誦習而世之患者絕少今所指為傷寒係瘟疫者十居其九况櫻此疾者多在春分以後秋

分以前而五六月更多此時亦安有如許之沉寒痼冷傷人乎其為瘟疫也不待言昧者不察莫非取平日所習仲景書之法以之治瘟無惑乎枉死者眾也自是書出而習之者奉為宗匠構疾者一七回春瘟疫歲歲不斷而皆可持此泛應而曲當焉雖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不過是矣

又可先生以前諸家言瘟疫者於其得病之由無處追尋故立論多所同異訖無定見自是書出而瘟疫之理解治法始大白於世習之者自當一心歸命毋涉他岐而生又可之後者談瘟疫仍宗冬傷於寒春必病瘟等說斷乎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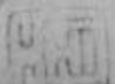
子外諸家評了此本書各篇下抄出又故二コニ出サス以上

評スル其好ム所ニ阿ニ似タリト云ヘ凡實ニ瘟疫ノ科ニ於テハ吳氏千古ノ
 未発ヲ発スコレヲ金科玉條ト云ニモ誣タリトセス傷寒論ハ余
 別ニ論スル所アリコニ贅セス但瘟疫ノ一證歷年試ルトコロ
 アリテ又可先生ノ息ヲ得テ全ク劉奎ト同シ故ニコレヲコニ抄出
 ス又允古ノ醫書極テ多シト云ヘトモ仲景氏以來未タ瘟疫
 論ノ的確ナルガゴトキヲ見ス甚シキモノハ一ヲ得テ萬ヲ律スコレヲ
 實地ニ用ニ未タ一効ヲ見ス何ソ其輕薄ナル医門ノ学ハ理ト
 術ト車ノ両輪ノゴトク一ヲ廢スヘカラス理ヲ談スル一高妙ナリ凡
 コレヲ術ニ用テ効ナキハ空理ト云ヘシコレヲ術ニ施シテ一タヒ効ア
 リトモ理ニ於テ合セサル所アルトキハコレヲ不易ノ法トスヘカラス
 吳氏ノコノ論ノ如キ理ヲ談スル一既ニ措切コレヲ實地ニ試テ的々
 信スベシ徒ニ高妙ヲ談シテ實用ニ資ナキ類ト自迥別ナリ

若心ヲ用テ疎ニ理ヲ窮テ麁シテ實効ナキヲ疑カ如キハ人未カ
 知所ニアラス活用ヲシラスシテ膠固セハ天下ニ良法ナシ仲景
 氏カ法ト云ヘ凡何ソ其弊アラサラン、

溫疫方論解首卷終

凡口舌生瘡者其病之起也必由心火上升而致也
 心火上升則口舌生瘡而痛不可忍此為心火上升之徵
 若心火上升而致口舌生瘡者其病之起也必由心火上升而致也
 若心火上升而致口舌生瘡者其病之起也必由心火上升而致也

三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a square seal impression.

